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六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昺

晦庵集卷六十七

宋 朱子 撰

雜著

元亨利貞說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

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易象說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

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棃文青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惟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

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

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令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精變神說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

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

然不動云者言辭在冊象在畫蓍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說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伍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為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

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三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歷象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

綜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易寂感說

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

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絶無毫髮偏倚

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

敎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

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宫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寛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于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

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

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寃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葢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

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

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滛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

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甞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絶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質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餙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

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托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竄之遠方

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盖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内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

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

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識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

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

教者所得而預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尤詳

樂記動静説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情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

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内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狥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

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

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甞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耻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中庸首章說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修道之謂教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

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盖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

臾離也然豈忽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

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為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葢敬以直内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

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

已發未發說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為已發而以性為未發之中自以為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

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葢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閒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于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即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

又云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

又云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

中與性不合

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

又云中性之德此為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

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遺書云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

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

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

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

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

又云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

中然巳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吕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益答書時未暇辨耳益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巳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

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爾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

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葢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

無體段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為如何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中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

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論語或問說一

或曰程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為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若君

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學孝弟所以為仁之本也

論語或問說二

或曰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為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仁之章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葢

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仁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前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列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可戒也

巧言令色說

容貌詞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巳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顔淵以克巳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顔色辭氣三者而巳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顔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為直色厲内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遠言仁録中所解亦少曲折故詳論之使學者無謟思力索之苦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

焉

觀過說

觀過之說詳味經意而以伊川之說推之似非專指一人而言乃是通論人之所以有過皆是隨其所偏或厚或薄或不忍或忍一有所過無非人欲之私若能於此看得兩下偏處便見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鳶飛魚躍元無間斷故曰觀過斯知仁矣葢言因人之過而觀所偏則亦可以知仁非以為必如此而後可以知仁

也若謂觀已過竊嘗試之尤覺未穩葢必俟有過而後觀則過惡已形觀之無及久自悔咎乃是反為心害而非所以養心若曰不俟有過而預觀平日所偏則此心廓然本無一事却不直下栽培涵養乃豫求偏處而注心觀之聖人平日教人養心求仁之術似亦不如此之支離也

忠恕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黙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閒自其盡已而言則

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為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

本末精粗無非道也而君子所貴貴其本而已矣葢動容貌而能遠暴慢也正顔色而能近信也出辭氣而能遠鄙倍也三者道之得於身者也所謂本也若夫儀章器數之末道雖不外乎是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

子之所有事矣曾子之言其亦如此而已至論三者之所以然則必有內外交相養之功焉積之之久而後能至於此也二先生發明此意最為詳備朱公挾問學劉元城手編內各有一段至於諸儒往往只以臨時強勉修飾為功此固失之惟上蔡專以動正出三字為用力處以能此則暴慢鄙倍不期遠而自遠此庶幾得其本矣然亦只是臨時著力不見平日涵養工夫又只以由中而出為正不是恭敬持守之則以二先生之說格之則亦未免為一偏

之論也

盡心說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人能盡其心則是知其性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禀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

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 止 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禀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禀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人生氣禀止不可不謂之性也

所禀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葢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葢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葢生之謂性止水流而就下也

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緼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緼善亦可知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來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

也流既逺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壊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

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

此理天命也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

定性說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

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

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内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内而非外也不是内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説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

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閒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

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

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葢曰忠信篤
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
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
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
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
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
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
其勢逆葢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葢如此

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仁說

浙本誤以南軒先生仁說為先生仁說而以先生仁說為序仁說又註此篇疑是仁說序姑附此十字今悉刪正之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葢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

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别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

已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温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與

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葢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甞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説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葢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

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已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潜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

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幷記其語作仁説

王氏續經説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

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茍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已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

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末嘗亡者葢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

歸其年益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徳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緼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

取而近似者依做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賛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彞之訓叔孫通公孫弘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葢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

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葢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為而非仲

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
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
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
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
之意蓋亦姑托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
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
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嚮之
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

求而其覧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養生主説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縁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葢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

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盖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盖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盖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

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乃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

世俗苟偷恣雎之倫益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葢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葢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葢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説也既作皇極辨

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觀列子偶書

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參同契說

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内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為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

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脗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工夫有何分别又況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及此二十四者進增徹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為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竊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為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

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齊整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為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爻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二十六策陰用少三十二策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放神冥寂一爻已足即一開目舒氣以休息之十二卦周即為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即為一歲之運反復循環無有餘欠其數如左方

震 一至五
復 一至三半
一陽二十八
五陰百二十
陽生

臨 三半至五
二陽五十六
四陰九十六

兌 六至十
泰 六至八半
三陽八十四
三陰七十二

壯 八半至十
四陽百四十四
二陰六十八

乾 十一至十五
夬 十一至十三半
五陽百八十
一陰三十二

乾 十一半至十五
六陽二百一十六
陽極無陰

巽 十六至二十
過 十六至十八半
一陰三十二
五陽百八十
陰生

遯 十八半至二十
二陰六十八
四陽百四十四

艮 三十一至二十五　否 二十一至二十三半　三陰九十六 三陽一百八

觀 二十二半至二十五　四陰九十六 二陽五十六

坤 二十六至三十　剝 二十六至二十八半　五陰百二十 一陽二十八

坤 二十八半至三十　六陰一百四十四 陰極無陽

此說欲與李通講之未及寫寄而李通死矣偶閱舊藁為之泣然戊午臘月一十六日

晦庵集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六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昺

晦庵集卷六十八　　　　宋　朱子　撰

雜著

跪坐拜說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

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誤矣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

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為跪爾雅以安為安而跪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

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即畧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子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地其後乃聞成都府

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象為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加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

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周禮太祝九𢷬辯

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主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正拜也肅拜婦人之正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振動吉拜凶拜褒拜附稽首竒拜附空首又云空首一拜其餘皆再

拜肅拜或再闕故郤至三肅使者

一曰稽首

注曰拜頭至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又引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諸侯于天子大夫于諸侯皆當稽首

二曰頓首

注曰拜頭叩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而又引頭即舉也頭叩地謂若以首叩物然此平敵自相拜家臣於大夫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記疏曰頭叩地不停留地也又曰諸侯相拜則然

三曰空首

注曰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君答臣下拜也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曰拜手稽首是也又曰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而引頭頓地即舉故名頓首而引頭至地稽留多時故名稽首此三者之正拜也

四曰振動

注曰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記疏曰謂有敬懼故為振動疏曰案中候曆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御丹入酆王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以周公書報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為稽首拜也

五曰吉𢷬六曰凶𢷬

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

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疏曰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記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疏曰拜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疏曰若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

慟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慟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則愛父也

七曰奇𢸔八曰褎𢸔

注曰杜子春云奇讀為奇偶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答臣下拜褎拜再拜拜神與尸杜子春書又曰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疏云後鄭不從此說

九曰肅拜

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惟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又曰儀禮賔撎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撎記疏曰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

壺說

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

為相求互見之功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圓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筭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葢壺為圓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筭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後復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幷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氂

定為圓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為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筭法求之凡此定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

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説矣然此方形者筭術所借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

深衣制度并圖

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為寸

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

腋下每幅之下屬裳三幅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為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

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屬衣每三幅屬

衣一幅

圓袂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為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方領

兩襟相掩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曲裾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豐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内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鳥喙内向而縫之相沓綴於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内

衣裳皆緣

緣用黒繒具父母以青大父母以繢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袂口表裏亦寸一半布外接出

大帶

帶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再繚之為兩耳及垂其餘為紳下與裳齊以繒緣其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之色復以五緣條廣二分約其相結處長與紳齊

緇冠

糊紙為之武高寸許前後三寸左右四寸上為五梁辟積左縫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著於武外反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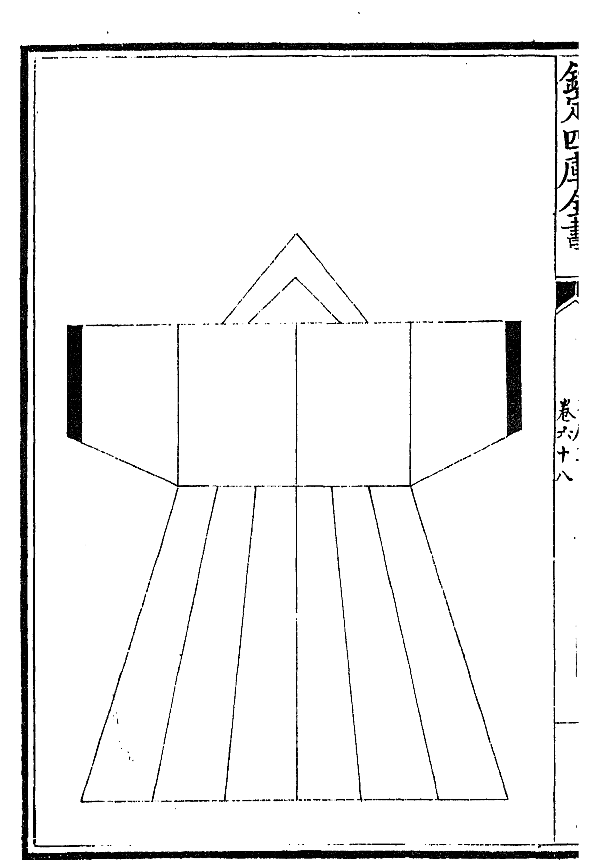
其兩端各半寸內向黑漆之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用齒骨凡白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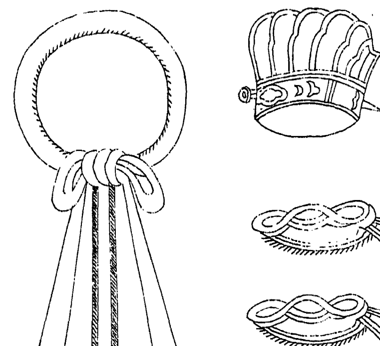
幅巾

用黑繒六尺許刺一邊作巾額當中作㡇兩旁三寸許各綴一帶廣一寸許長二尺許循㡇中上反屈之當幅之中斜縫向後去其一角而復反之使巾頂正圓乃以額㡇當頭前向後圍裹而繫其帶於髻後餘者垂之

黑履

白絇繶純綦





帶 幓 帶

左帶

右帶

殿屋廈屋說

殿屋五間前皆為堂後為房室中間之前為兩楹間後為室東間之前為東楹之東又少東為阼階上少北為東序後為東房西間之前為西楹之西又少西為賓階上少北為西序後為西房序即墻也（設位在東西序者負墻而立也）其南為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為夾（亦謂之廂又說文云廂廊也廊東西序也此亦可見但疑序下脫一外字）其前為東西堂其後為東西夾室夾外之廣為側階房後為北階（此其地之盤也）其棟則中三間為

一棟橫指東西至兩序之上而盡遂自此處分為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橫棟下與霤齊此其上棟之制所謂四阿也其宇則橫棟前後即為南北兩下橫棟盡外即為東西兩下四棟之旁即各連所向而下四面檐桷覆堂廉出階外者謂之廡說文云廡堂下周屋也其屋盡水下處謂之霤此其下宇之制也

夏屋則前五間後四間無西房堂中三間之後只分為兩間東房西室其餘並如殿屋之制但五間皆為橫棟棟之前後皆為兩下之宇橫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摶風摶風之下亦為兩廡

接連南北以覆側階但其廡亦不出搏風之外耳儀禮疏云

卿大夫為夏屋其室兩下而四周之

殿屋四阿連下為廡四面之簷其水皆多故其簷皆得以霤為名廈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簷亦謂之霤東西兩廡則但為腰簷不連棟下又不出搏風之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謂之榮謂之翼而不得以霤名也榮翼乃接簷之名疏乃直指搏風誤矣

明堂說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箇東之北為青陽左箇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箇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箇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箇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箇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箇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箇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箇右箇則青陽之右箇乃明堂之左箇明堂之右箇乃總

章之左箇也緫章之右箇乃玄堂之左箇玄堂之右箇乃青陽之左箇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北

西			東
	總章右个 玄堂左个	玄堂太廟	青陽左个 玄堂右个
	總章太廟	太廟太室	青陽太廟
	總章左个 明堂右个	明堂太廟	青陽右个 明堂左个

南

儀禮釋宫

宫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考者宫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宫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為内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棨士冠禮賔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賔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將

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按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内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墻墻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墻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墻與門亦然故賔問闕大夫迎賔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説嘗考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内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惟有

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楣楣前接簷為庪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

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賔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楣以北為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廹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為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為室故云廹

狹也昏禮賔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賔南面注曰不言于戶牖之閒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宫曰無室曰榭即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

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賔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賔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考

室中西南隅謂之奥

邢昺曰室戸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

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烏弔反

郭氏曰窔亦隱闇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

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

得户明者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户户東而牖西

說文曰户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窻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户室為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内案士虞禮祝闔牖户如食閒啓户啓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内也鄉牖一名是也

户牖之間謂之依

郭氏曰窻東户西也覲禮斧扆亦以設之于此而得扆名士昏禮注曰户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賔客位于

此故又曰客位

戸東曰房戸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戸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戸專得戸名凡言戸者皆室戸若房戸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戸之間於堂為東西之中按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戸之間賔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戸之間為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賔于房牖間而義曰坐賔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戸牖間在西而

房內間為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按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為右房而戶牖間設扆處正中矣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戶惟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北一房之室戶為西當考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户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户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户於房南壁亦當近東寀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户與隅間隅間者葢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為夾洗直房户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户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為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

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為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

物則楝在楹之内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

面就物又鄭氏以為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

按釋宫曰梁上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

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簠簋陳於楹内兩楹

間言楹内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

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為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閒為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閒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為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

房東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墻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

東於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為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為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歟

夾室之前曰廂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廂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

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賈氏曰即西廂也釋宫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廂亦曰東堂西廂亦曰西堂也釋宫又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按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廂矣釋宫所謂無東西廂者或者謂廟之寢也歟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

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𡚁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

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坫也

堂之側邊曰廉堂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

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當内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内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

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勝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丧禮攢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此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

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饔餼

醯醢夾碑米設於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

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

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

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

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

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内霤按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内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内霤將曲者至門内霤主人將東賔將西賔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賔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内霤而東西

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内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内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門屋為門門之中有闑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竪短木也釋宫曰樴在地者謂

之臬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閑者門中所竪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

門限謂之閾

釋宫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横木為内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闑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闔謂之扉

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案士昏

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横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宫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宫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内

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内東堂負之北面則内塾北向也凡門之内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内事也既有俟于宁也凡至門内霤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于霤南門内兩塾間

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内兩塾閒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修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堂四修一堂修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修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修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内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内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享于廟門之右是也闑東曰臬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

有朝寀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
注曰天子外屏釋宫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墻當門
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内屏
屏在路門之内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
明矣釋宫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内屏
之外此屏據諸侯内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
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
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

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賔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賔拜饔餼于朝注曰拜于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賔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葢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内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為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内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

曰異宫者别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隅别各有門户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宫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墻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毁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毁宗躐行毁廟門西邊墻以出柩也士喪禮為垼于西墻下注曰西墻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墻下案門之西

有墻則墻屬於門矣西墻在中庭之西則墻周乎庭矣西壁在西墻下則墻周乎堂矣墻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案士喪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

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内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宫曰宫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

人君之堂屋為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為殿屋也案考工記殿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

注屋殷人始為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為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惟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屋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為屋之

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為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𥹉士喪禮為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宫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

視饎爨于堂下注曰南齊于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閒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為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於路

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間南鄉則户牖間也西序東鄉東序西鄉則東西序也西夾南鄉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内之塾也畢門之内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宫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葢未必然明堂位與

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案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内五分内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為内五分内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為内五分内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為内五分内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内堂東西序之内也高穹高

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

答社壇說

所喻社壇别紙奉報此是見行禮制更可計會法司檢淳熙閒所頒冊子為佳此事在州郡為至重今人皆不以為意太守乃能及此深可為法又能擇賢者而屬之尤見其不茍也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壝如社壇

之制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鐘長二尺五寸方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壝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黄土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

右出政和五禮新儀第二十一卷淳熙中曾有印本頒行州郡法司必有之可更檢看又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相並坐南向北社壇石主在壇上之南方北門壝外空地須令稍寛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齋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向行事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今每步六分之一

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後段壝内二十五步其說亦然

高三尺

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為一級也

四出陛

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傍各以

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為陛級外為壇級可也

社主

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己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更宜詳考畫作圖子便可見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

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

壝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步從南至北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為步則為十五丈也四角築土為壝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齋廳相望得見壝上不用瓦蓋但以磚砌之使其走水尤為堅固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寛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華表於禮無文但見州縣有如此者或恐易得損壞不作

請更依此步數丈數界作方眼中間以紙剪作亦得

兩壇貼之便見四面壇脚取壝丈數但壇面二丈

五尺乃最上一級之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

尺即壇脚須徑二丈九尺

壇飾

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

言磚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今南方土

疎不砌恐易壞亦土飾之又恐僭於郊壇不可用

也

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

瘞坎在壇之北壬地即是合在北壝門内兩壇邉各於中央下日隅取壬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閑時以土實之臨祭即令人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即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守視

燎壇

古者祭天以燔燎祭地以瘞埋來喻所云燎壇為風師雨師雷師設者是也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北雨雷於東南大畧如此不記子細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多不合古不謂建寧大邦乃無風雨雷神之壇而寓於社稷之壇也新儀所云在神壇之左而高於神壇者不謂此社稷壇左設燎壇而高於社稷

壇也

植木

按周禮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今當以本府之所宜木植之

尺

壇壝等亦是禮制當用古尺不當用今尺

井田類說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

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税可謂鮮矣然豪疆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疆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疆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税適足以資富疆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

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疆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畧其致一也本

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佇班志作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

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

（六字係班志顏注）（充實以下並班志文）

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户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畒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為改歳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

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為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修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

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九年以下並以班志修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

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衆衆班志畫作終字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

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閲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牧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

大蒐輿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連帥以下並以班志

晦庵集卷六十八